

773

恐怖在线第三季

Lonkxia

龙虾



他也说
他知道段伟
成了另
一个片

小钟后退几步
大的恐怖使他再
不出话来，他
早已先他一步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773

恐怖在线第



LONGXIA

龙虾

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悬疑惊悚小说集:第三季/有容主编. —哈尔滨:北方文艺出版社,
2007.2

ISBN 7-5317-2055-8

I.悬… II.有… III.①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②短篇小说—作品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6)第 164811 号

龙虾

773 恐怖短篇小说集

作 者/有容

责任编辑/梁志民 李庭军

出版发行/北方文艺出版社

地 址/哈尔滨市道里区经纬二道街 17 号

网 址/<http://www.bfwy.com>

邮 编/150010

电子信箱/bfwy@bfwy.com

经 销/新华书店

印 刷/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

开 本/880×1230/32 开

印 张/26.7

字 数/480 千字

版 次/2007 年 2 月第 1 版

印 次/2007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/45.00 元(全三册)

书 号/ISBN 7-5317-2055-8



目 录 CONTENTS

009

红 女 颜 色

我的骨盖脱落下来，他将它放到一个盘子上，就像一个椰子壳，那里还有我的连着头发的整块头皮，就像假头套一样……

039

要命的黑猫 庄 秦

从薛弦体内流出的血液把整张白色的床单染得通红。一滩滩血迹凝成了一个圆，看上去触目惊心……

081

怨 灵 石 卓 曦 同

此刻，石头正在映透着湛蓝和碧绿交替的光芒，显得那么妖艳而神秘，仿佛是活的……

123

13楼的姐姐 夷 梦

这是幢只有十二层的楼房，但是却有房客说自己上了13层……



目 录 CONTENTS

145

绣花鞋

银 峰

● 据说,死人穿是上绣花鞋后,就能结阴婚,可以跟阳间的人结婚了……

173

绣 秤

花想容

● 她的左眼竟然是一片深邃的空洞,里面没有眼球!一汪汪乌黑的鲜血正淋漓地从眼眶里流淌了出来……

201

狂野鞋绣

长髯客

● 也许有一天你会买到一个奇怪的体重秤,你越是减肥,你的体重就越是增加,直到你饥饿而死……

221

龙 虾

妖 刀

● 再次打开电影。奇怪的是,这次他看到的不是清晰的画面,而是一只又一只的骷髅头,那些骷髅头流着黑色的血,整个屏幕都是黑的……



目 录 CONTENTS

237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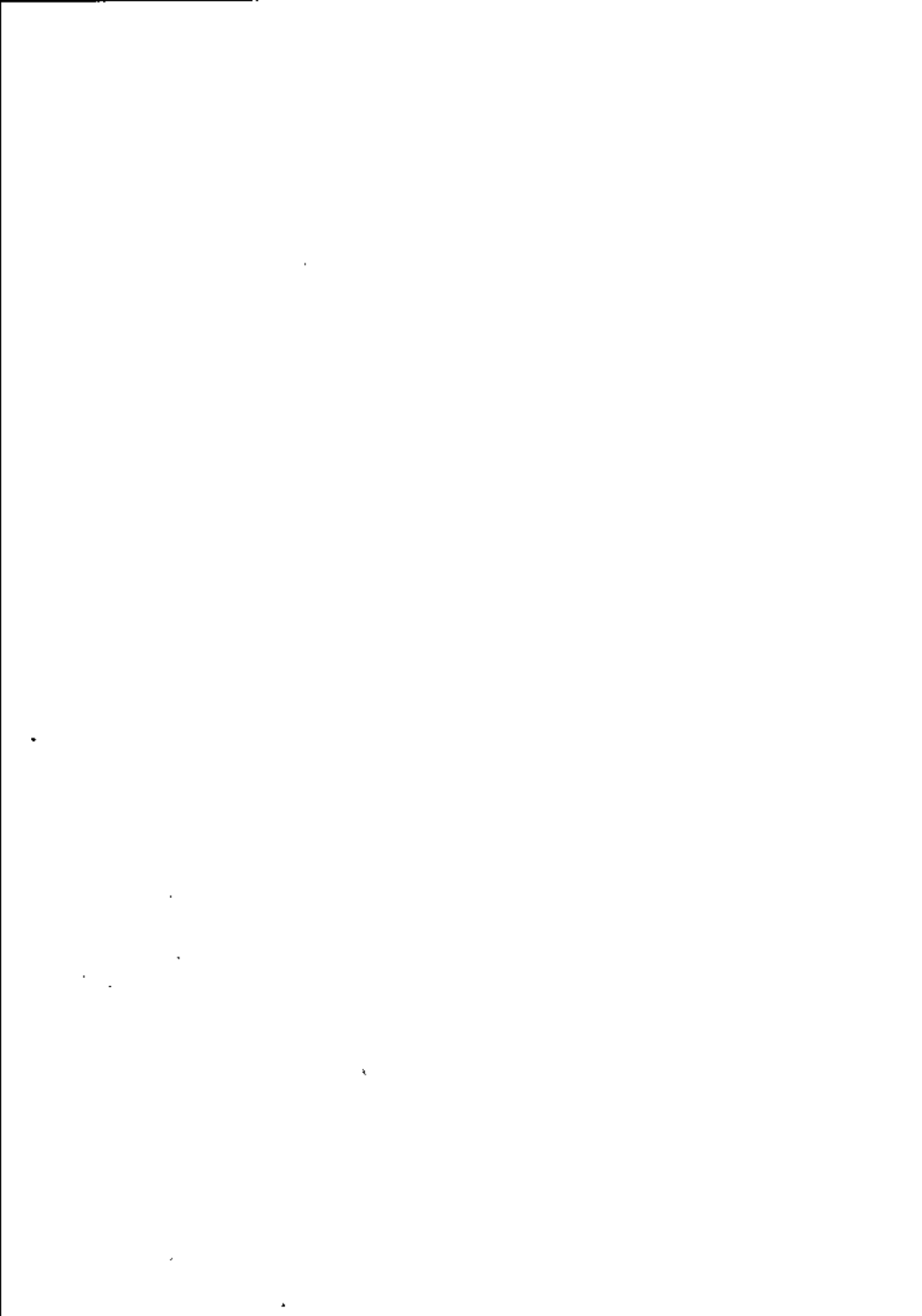
美人草 妖刀

- 种植美人草的方法就是挑选绝色美人，割去她们的舌头，挑断手筋脚筋，然后在她们的小腹上切开一个口子，将美人草种在她们的小腹……

257

藏骨藏梯 麦子

- 解开楼梯图案秘密的关键就是她胸前的胎记，而真正的钥匙却一直在她手里，就是那一对人骨钥匙……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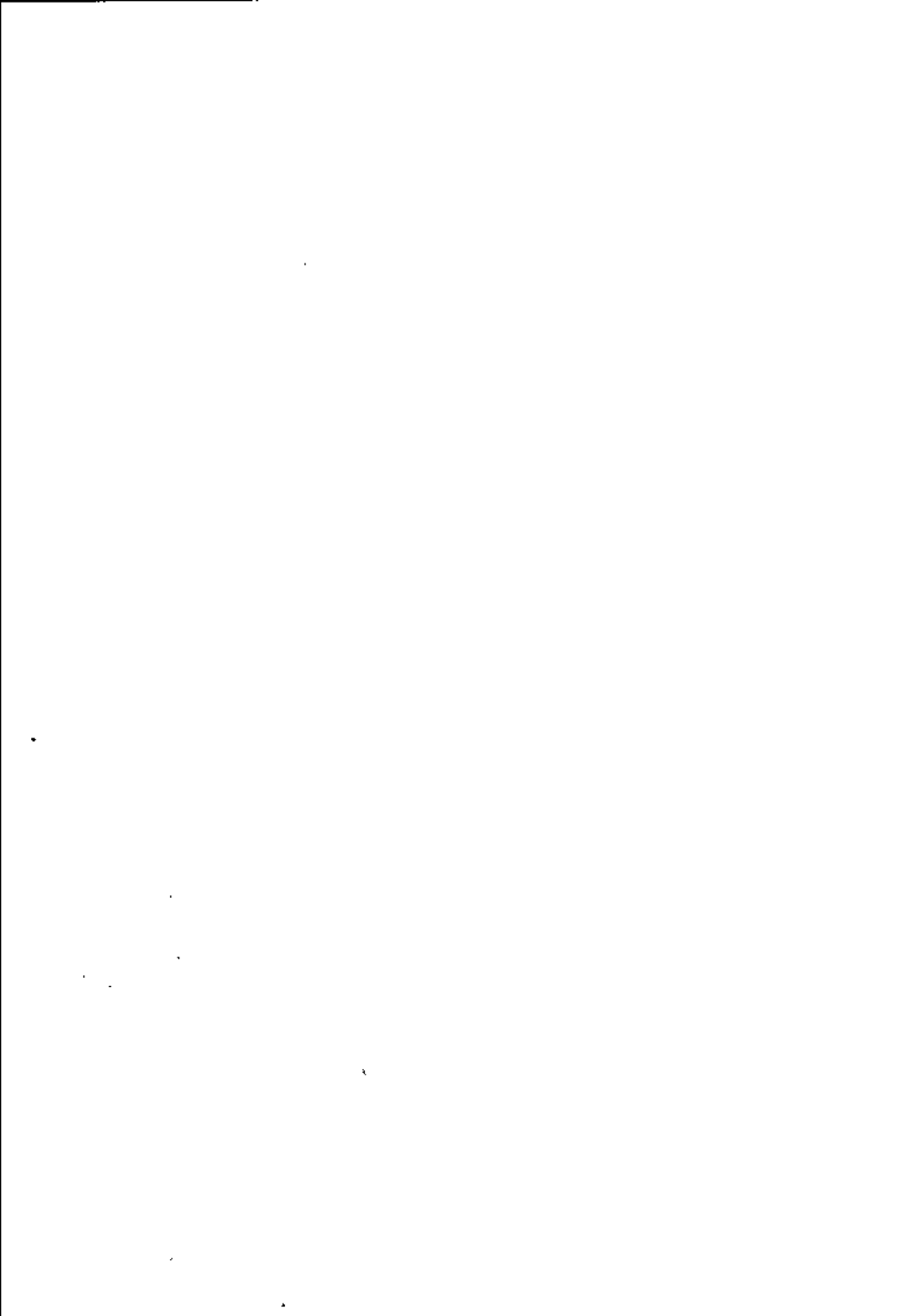


文 / 颜色

红女

我的骨节脱落下来，他将它放到一个碟子上，就像一个椰子壳，那里还有我的连着头发的整块头皮，就像假头套一样……







■ 颜色

红 女

第一章 梦

1

整整一段时间以来,我常常看见一个女人在我眼前走,似乎是要从我眼前走过去。然而我始终没有看清楚她的样子,她只给我提供了一个侧影——长头发、红衣裳。她的动作很慢,好像高速摄影的镜头,每次梦见似乎都前进了一点。我不知道她何时开始走进我的梦,何时才会走出去。总是到似乎要想起点什么的时候,就再也想不下去。空



气里通常有一阵轻悠悠的风，没有女人的香气，又似乎有。这个模糊的侧影让我非常不安，我担心有一天她会突然转过脸来看我。

幸而这只是我的一个梦，所以虽然每次头皮都有些发冷，但终究还是醒来。当然，为了避免让知道的人拨通精神科的电话，对此事我一向缄口不提。

以上的臆想进行到酣处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拍了一下我的肩膀，我被吓了一跳。

“怎么了？”——是同事陆甲，他说，“你最近脸色不太好啊，怎么着，晚上累着了吧？”说完他开始笑。他是一个淫秽的人，喜欢故意把笔掉到地上去看女同事的内裤。我也喜欢看女人的内裤，但不会采取这样的方式。当然，我相信他对我的内裤不会太感兴趣。我们相安无事。然而他今天的笑却似乎有不同寻常的意味，我看到了他眼角有一颗细小浅黄的眼屎，眼屎后的眼睛里尽是莫名其妙的笑，这个笑让我觉得仿佛我已经是只剩内裤的女人。我跳开他的目光，下意识摸摸下巴的胡茬，胡乱应了一句：“是吗，可能是吧。”

我还有大堆的事要忙，没空和他玩下去。在我回转头我扫过电脑屏幕的刹那，我又看到那上面忽然掠过一个侧影——好像是一个女人。

又好像什么也不是。



2

我在阳台上的一张太师椅上摇晃。阳台上还有阳光然而有些刺眼。我觉得买这房子有点失策，虽然是南北朝向，但是屋檐太长，挡住了要照进房间的阳光。我身后的房间向来有点阴冷。


我照过镜子，似乎生了眼袋，眼圈有点发暗，然而还没有像陆甲说的那么糟糕。我自问并没有招惹过他，何以他会像看一个女人那样看我。

这世上莫名其妙的事并不比梦里少。比如，隔壁的猫这段时间何以总不停地叫，这房子的屋檐何以要设计得过长，我当时何以竟没有意识到，诸如此类，不可胜数。我实在也懒得去想，我宁愿在我的太师椅上摇晃，听太师椅载着我，发出吱呀、吱呀的响。周围是安静的，耳边只剩下轻悠悠的风声。

今天的空气大概极干，不然我的嘴唇何以又开裂了，当我正用舌润湿它的时候，又看到那个女人站在阳台另一端，慢慢地走，长头发，红衣裳。

我告诉自己在做梦。

之后，便真的醒了。



女友小乙找我的时候,已经晚上七点了。她出现在家门口,穿着一条格子裙,小腿白生生地露在外面。“吃饭了吗?”她坐在沙发上问我。我递了一罐饮料给她,说,吃了。她打量了我一眼,似乎知道我没有吃。我闪开她的目光,坐到她旁边,搭住她的肩膀。我不想骗她,但也懒得吃饭。

电视里正在播新闻,打仗了,死了几个人。画面闪动,她的脸,忽明忽暗。

“你脸色不太好。”她说。

“嗯,可能是没休息好吧。”我有点想告诉她那个梦。我想跟她讲,其实这段时间,我总是梦见一个女人,我看不清楚她的模样,但我永远也不想看清她的模样。但是她忽然说:“我有点儿累,躺会儿。”她枕到我的腿上,头发散开来,就像一朵盛开的花。我搂住她的身体,亲了亲她的嘴唇,冰凉冰凉。我撩起她的裙子,触摸到她的内裤。她闭着眼睛,在我耳朵边浅浅喘息,圈住我的头颅,亲我的脸庞。

“其实……其实……”她咬着我的耳朵断断续续地说。我已经进入了她的身体,我们都很激动,都在流汗。



“什么……其实什么？”我问她，我很温暖，上面与下面都很温暖。我想起陆甲要掉笔才能看到女人的内裤，但是她的内裤，就摆在我的眼前，很薄、半透明、红色的。

“其实……其实……我想告诉……你”她断断续续地说，我断断续续地听，一边揉捏着她的身体。

“其实……我知道你那个梦！”她的声音忽然变得极其怪异，我的头嗡地一响，“其实，我就是她！”她的皮肤在一瞬间忽然变成血红，脸突然凹陷下去，成了一个无底的深渊。

我惨叫一声，眼前一黑，便彻底晕阙过去！

4

“醒醒！醒醒！”我终于被人摇醒。小乙坐在我旁边一脸不高兴。她说没想到和她在一起我还会睡着。我想解释，但是又没有什么可解释。我确实睡着了，甚至不知道是何时睡着的。

“看来你是太累了。送我回去吧。”她一边说，一边开始穿衣服。

“小乙，其实……”我有些忍不住，想要说了，可是我终于没有说出来。



——因为当她穿上了内裤，我才发现，它并不是红色，而是绿色的。

5

虽然我的名字叫颜色，但是在很久以前，我便知道自己是色盲。我分不清楚蓝色与紫色，如果把这两种颜色放到我的面前分辨，我只能像猜硬币的正反面一样去猜它们。但是这还不足以影响到我的生活，我早已习以为常。但是我不知道从何时起，我又分不清绿色和红色了。送小乙回家之后，我回到家，打开衣橱，把红色和绿色的衣服全部取出来，摊到床上。

我指着红色的说，红色，指着绿色的说，绿色。我把它们搅混在一起，红绿相间，在昏黄的灯下，好像绿苔里流出了血。

我放弃了努力。坐到我的太师椅上，前后摇晃。

错误之所以存在，就是因为当事人的无法察觉。我不能排除自己正在将红绿倒置的可能性，或者我正在将其他一些乱七八糟的颜色当成红色或绿色。

我重新走到镜子前，里面有一个我，但是脸色不太好。我叹了一口气。



这时候手机响了,是小乙的电话。

“你在哪里!”话音里满是气愤。

她是应该生气的,如果和我在一起时她呼呼大睡,我也会生气。

整整一段时间以来,那个红色的女人都在让我魂不守舍。

“对不起,小乙。”我说。

“你在哪里!”

“我直接回家了。哪也没去。”

“你去了哪里!我已经在电影院门口等你两个小时了……”她呜呜地哭起来,“你给我去死吧!”她挂断了电话。

我愣在当场,头剧烈地疼痛起来。

第二章 梦男

1

这一夜,我喝了五六杯咖啡,上了四五趟厕所,冲了几把冷水脸,数着挂钟嘀嘀嗒嗒的声音直到第二天天明。我走到阳台上,看着东方渐渐发白,隔着云,它仍然会发白。

我没有看见太阳,但是天依然亮了。虽然这是个阴天,但是总比



黑夜好一点儿。

我出发得很早,大约是七点不到的时候。本来想再打一次电话给小乙,但是终究没有打。我提起公事包,晃晃悠悠地出门了。

路上的灰一直比较大,车在马路上跑来跑去。路上,凡有空地的地方大都会有几个录音机正放着干燥的音乐,老太婆和老头围着它们打太极或跳操。间或也有溜鸟的提着唧唧啾啾的鸟笼子摇头晃脑地与我擦肩而过。我闻到一股浓烈的骚臭味,继而有一只看起来几年没洗的手,伸到我面前——“行行好……行行好……”一个像一堆垃圾似的人正冲着我讨钱。

我加紧步子,一一逃过他们。忽然想念起我那张办公桌来,台案上那台电脑,每次打开它,它就会像朋友一样亮起来。还有那张坐起来软硬适中的椅子,工作累了,我常常会靠在上而伸一个懒腰。

一辆车从我身边飞驰而过,扬起很大的灰。

然而,当我进了公司的玻璃大门时,却觉得气氛不太对。我和同事们打招呼时虽然还是得到了他们的回应,朝南的那扇大玻璃窗依然放进大量光进来,空气里依然是股空调的气味。但是我仍然认为有地方不太对。我在猜是否老板又发脾气了,他是一个脾气暴躁的人,常常拿我们出气。但似乎又并非如此。

空气里显得有些寂静,我狐疑地坐到位子上,打开电脑,开始新